

橘洲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对/肖应林

惜字塔夕照

一可

做你秋霞甚好
 晚约梧桐树下
 听花开花落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墙角苔痕依旧
 只是归人不知

顺秋叶而落
 江流游走
 期期艾艾
 风动
 宛若云彩
 亦卷亦舒

环佩叮当
 嘈嘈切切
 又梦李龟年
 你我相逢江湖
 相忘江湖
 留下美谈

车流不息
 河道涨且落
 江水森森
 细浪无声

河之南啊河之北
 斯人伫立
 以水洗笔
 以笔写沙
 聚沙成塔
 常留惜字

萧相球吟

登岳麓山

(外一首)
 雪马

顺着小蜿蜒爬山
 脚下多了几分野趣
 一路荆棘牵着走
 也被砾石催着跑
 不辜负一株古樟树
 就得辜负一只山雀
 当经过革命烈士墓地
 我一再推迟了移动
 采上好一会儿
 风吹潮湿入眼
 才嗅着溪声而上
 上到了岳麓山顶
 顶上人群忙于摄取
 景色中各自的皮相
 仍未见一滴溪水
 只见暮色围城

人民的警号

如果那一夜
 对你视若无睹
 我不会看见你
 蹲在马路边
 压弯了无助

如果那一夜
 对你漠然置之
 我不会发现你
 直起腰身时
 羞愧了寂寥

你帮换完轮胎
 又给车主搬东西
 一如你上前
 擦亮了两遍
 帽上的警徽

我向你竖起大拇指
 你却摆手当披浪鼓
 胖嘟嘟的脸
 滴答着可爱

那晚，我记住了一个警号
 那是千万警号中
 一个闪耀的序号
 为人民发光

那晚，星域的夜色
 让细雨撒满了
 星星

我在暖阳高照的时候，跌进妈妈柔软的床里。厚厚的棉絮压身，鹅黄蚊帐如帷幕轻拢，毛躁的思绪被捋顺抚平，舒坦地闭上双眼。

为使体温更聚拢，我习惯性地四肢蜷缩。昏暗天光透过轻纱，移步发梢、脸颊，最终给我带来深海般的漆黑与平静。

依稀听闻白鹅扑打翅膀、高声叫器，似乎正踱着步子前来啄吻睡帘。虫鸣、鸟唱、人语紧随其后，如蜂群般高频率振动翅膀，和着静谧时光一起，从碧绿纱窗的细密孔隙中鱼贯而入，激起层层梦的涟漪。

住在城市的高楼里，是不能听到这么多自然之声的。窗外难以名状的喧嚣，衬得房间更为低矮寂静。所有老物件都同我一样，垂首暗处，蜷缩安眠。几不可查的滴答声飘浮于陋室，那是侄儿在集市上套圈得来的一枚小小小时钟，不知被妈妈收放在哪个角落，执拗地为分秒代言。

与床顶一板之隔的谷仓也无声息。不像儿时，临睡前常听到擅于隐匿行踪的啮齿动物，突然受了什么惊吓似的，从木楼的一头急速穿行到另一头，硕大躯体匍匐前进，细碎爪痕拖曳着长尾与木地板刮擦，成为我童年时对暗夜最恐惧的声音。

清香梦痕

陈慢

彼时田野蓄水，金秋收稻，粮仓囤谷，农人之家难免会招引些不速之客。实在闹得凶了，妈妈便会起身，推亮手电筒上楼查看。我是不敢去的，何况进入谷仓前要经过一个神龛——那是妈妈早晚礼佛的场所，我们兄妹几个若无事，从不前往叨扰。尽管妈妈缓步慢行，木楼上依然传来闷重的脚步声。我缩在被子里，凝神静听，满心期待妈妈能与那宵小鼠辈正面交战，继而大胜归来。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妈妈推开木门时，那耗虫早已藏匿，未发现任何迹象。妈妈只得无功而返。待她重新躺下，刚预备安睡，窸窣声又再次响起，使人厌烦。当整个世界被无边黑暗所覆盖，昏黄灯光像一位质朴老者，谦卑地拱起腰身，为家人提供一席安稳之地。我常躺在床上凝视屋顶，疑心那些木板未经打磨，年轮的纹样将变幻莫测，又担忧某块木板会不会破洞，让硕鼠从豁口处跌落。诸般疑虑，随年岁增长逐渐消弭于无形，如同木楼上的谷仓闲置蒙尘，渐渐模糊了真容。

我很少去记忆长河里翻找那些遥远的声响，就像我很少再将视线停留在紧挨着床的墙壁上。当意识与世界接壤，而我终于下定决心挣脱温暖的被窝时，又看到那些按矩形排列、业已褪色的插画——它们记录着我从美术书里挑选裁剪，再脚踏木椅，碾沫饭粒将图画一幅幅粘贴的审美时光。

挡住我去路的，是与妈妈的那式木床并排的另一张席梦思，那是她的兄弟姊妹合资赠送的生日礼。妈妈将这张新床摆放在分给我的房间里，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专属空间。那年我六年级，为此事曾懵懂地高兴了许久。这张床伴随我走过整个少年、青年时期，在我离巢后，又被妈妈搬回她的房间，继续为家人们蓄力或温馨或守望的陪伴时光。尽管房间因它更显局促，我也不得不绕道它尾，沿着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出门。

褚红衣柜侧身而立。一度象征富裕与工艺的缝纫机静候墙角，它与临窗的笨重长桌一样，风尘仆仆且堆满了碎布头、日历、药酒、纸盒等。我不只一次尝试过整理它们，但不消两天，台面又会重新变得凌乱不堪。不过，这幅繁杂的生活图景也并非一无是处，循着它，依稀可见妈妈日常的细枝末节。

临出门前，我总要照一照墙壁上的穿衣镜。它曾有一双清亮锐利的眼睛，随年岁增长，视线慢慢柔和，而今迟暮，它已辨不清主人的五官，就像无可挽留青春的走样。我终于离开这间封存记忆的居室，来到屋外余温未尽的夕照里。妈妈迎着金光向我走来，将手里刚出泥的茼蒿、茼蒿、菠菜等一股脑儿抛到我跟前。弯腰低头拣择蔬菜时，少不了掰茎折叶，植物汁液的特殊清香直冲心窍。

旧梦已醒，愿新岁长安。

蓦然回首

上“梧桐树下北里讲堂”的上课场景，这里既讲红色故事，也普及健康知识。在这里，一切都慢了下来，这是一个能安放灵魂、清醒心神的好去处。“不过”的三楼是一处露天茶座，环境雅致安静。细细品着黑茶的陈香，静听梧桐叶落的簌簌声。一只黑色猫咪慵懒地卧在我脚下打盹，远处传来风吹风铃的叮当声、电动车驶过的咣当声，这些声响交织在一起，恰似一支流淌在古巷里的轻音乐。

走进西园北里，只觉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仿佛在这悠悠古巷之中，历史也停下了匆匆脚步。石山上的青苔、梧桐树下的落叶、亭中的左宗棠雕像，让人想起他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热血壮举。如今文襄园里的慢时光，恰是他当年热血守护的安稳岁月。置身文襄园，便能体悟到缓缓流淌的慢时光与历史厚重感的交融。驻足“破天荒”旧址，一种由衷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据传，唐朝时的荆南地区（今湖北荆州及湖南洞庭湖以西、以北一带，含当时长沙属地），接连数十载无人科举及第，此地便被戏称为“天荒”。长沙人刘蛻于此潜心苦读，终成湖南首位进士，成就了流传千古的“破天荒”典故。

黄埔军校长沙同学会旧址前，两棵高大金橘树缀满黄澄澄的金橘，夜色里映着路灯，像一串串喜庆的小灯笼，藏着来年丰收富足的好兆头。踩着麻石小径离去时，古巷的光影与黑胶唱片的旋律交融在一起，那句“明年一切会更加明亮”，成了西园北里送给每一个过客的温度期许。

等一场大雪

(组诗)

喻剑平

1. 大雁有白色的吧
 丈量过高远的秋天
 之后，散落的绒毛
 纷纷返回人间

等一场大雪，就像
 等一纸尘封已久的家书

2. 等一场大雪
 飘落湖面，落在
 退潮的礁石上

石头光滑斑斑
 一如我满头的花白

3. 为何撒落这么多盐，还是棉？
 难道是江山历经千万年后
 寡淡了生活的滋味，需要

撒盐来添味
 盖棉更温暖？

4. 等一场大雪
 落在山岗，落在
 祖先大大小小的坟头

最安静的那片雪，悄悄
 落入墓碑上名字的凹槽

5. 等一场大雪，盖住田野
 所有的沟壑都签下白色降服

一只鸡突然惊醒，咯咯叫着
 飞过一大片空白

6. 离家的人在远方
 回家的人在路上

出家人在佛像前
 等一场要清扫的大雪

7. 最大的雪，一万片
 也盖不住袅袅炊烟

而最小的雪，只要一片
 就能盖住回乡的路

满长沙小吃

袋的外地游客，临走前，总要来这里体验打卡一番。一张张年轻的笑脸、一个个轻盈曼妙的身影，给平日里宁静的古巷添了些许情趣与亮色。从小店出来，忽见一棵高大挺拔的水杉树，静静伫立在巷中。这棵水杉树种植于清末，已逾百岁，号称“长沙水杉树之母”，当年长沙城大多数水杉都从这棵水杉上取种。如今，它静静守望看古巷的人来人往，见证着岁月的星移斗转。

不知不觉间，我再次来到佛里灯，这家藏在古巷深处的黑胶唱片店。陈列在木质架上的黑胶唱片，弥漫着浓郁的怀旧气息，仿佛每一张都有自己的呼吸。店内藏有上千张黑胶唱片，涵盖爵士、古典、世界音乐等多种风格。阳光穿过窗外梧桐叶，在泛黄的唱片封套上织出跳动的光斑，店内浸着浓郁的文艺气息。小店日常主打爵士、古典、FUNK/SOUL等风格曲目，冬季则以温暖治愈、慵懒舒缓的黑胶为主，节假日还会加放主题唱片。小店内几对年轻男女正在

仔细地挑选唱片，我浅酌一杯特调咖啡，与老板聊黑胶、谈音乐，相谈甚欢，宛若遇见知音。之后她特意为我播放了《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旋律舒缓摇摆，爵士铜管与慵懒人声交织，恰似长沙冬夜的一杯热奶宝，暖透心底。

这里没有奈雪的茶，也没有茶颜悦色，唯有各色小店小铺，屏蔽了城市的嘈杂和喧闹。在悠闲缓慢的节奏里，我们得以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时光沉淀的醇厚味道。在拓荒书屋旧书店的纸墨香，在茶器店尝一杯清茶，在甜品屋咬一口软糯点心，味觉与嗅觉交织相融，为古巷的慢生活写下幸福温柔的注脚。梧桐树下的地埤，坐着几位原住民，有的在下棋，有的沏茶闲坐，静静守静时光，慢悠悠讲述着西园北里的昨日风云。在烟火弥漫的市井里，过着知足常乐的日子。若是碰巧，还能遇

大美长沙

小的红蝴蝶，陪伴着我们打开冬天的喜悦。我们仰着脸，看它们在空中飞舞，有时伸手去接，却总是狡猾地从指缝间溜走，有时也会幸运地落在我们身上。地上那一层层红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小伙伴们互相打趣，说着玩笑话，还会开怀地在厚厚的红叶上打滚。

暮色四合时，我们看着水杉林下那一个个空空的箩筐，才想起到这里不光是来玩，还要捡点柴火回家，马上打起十二分精神，麻利把地上掉落的水杉树枝捡起扎紧，树叶扒拢在一块，装入筐内，如果箩筐还不满

时，年龄大一点的哥哥，会找一根大的木棍，爬到高高的树上，使劲扑打几下，枯枝伴着碎叶坠落，树下的小伙伴们便欢呼雀跃着将它们扒拢成堆，装入筐内。有时，我们还会捡到好多棕褐色的枞果，奶奶说“枞果耐烧，煮饭又香还省事，不要总添柴……”炊烟升起时，大家恋恋不舍地各自归家，这冬日的水杉林，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水杉林依旧这么美，而且美得更温柔，而属于我的光阴也由春天的翠绿到了冬日水杉林的颜色，再看水杉林的美，不在其形，而在其神。它教会我，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要保持内心的炽热。

如今的水杉林都成了自然保护区，无人再去树下取柴。但每每见到那“一衣带水往南流，落羽斑斓映日头”的红杉林时，仍会想起那个爬在树梢的少年哥哥，他紧抱着水杉粗糙的树干，在林风摇曳中望见过整片天空的澄澈，心底里的那份纯净，也成了岁月的剪影。

而今我已离乡多年，儿时的伙伴已很少见面，但当冬日来临，眼前总会浮现那片水杉林的红。它红得那样纯粹，那样热烈，仿佛要将整个冬天的寒冷都驱散。我想，这世上再没有比水杉林更懂得如何用红色来诠释生命力的内涵了。

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从湘春路走进

西园北里，沿着麻石路悠然缓步而行。斑驳光影落在麻石上闪烁跳跃，熠熠生辉。青砖灰瓦、白墙竹影、残垣飞檐、中式窗棂错落有致，古今场景在这里浑然相融。漫步闲逸的古巷，我慢慢寻觅，轻嗅着光阴里的淡淡芬芳，静品着流年里悠悠故事。

西园北里是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古巷，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浸润着地道长沙烟火，还弥漫着浓郁文艺气息。西园北里因唐朝宰相裴休在此修建西楼而得名。古巷如一串温润的珍珠，将散落的西园古井、左宗棠祠、李觉故居、帅孟奇故居、李立故居、黄埔军校长沙同学会旧址等联接起来。这条悠悠古巷，藏着“半部长沙史”。去过的人都说，西园北里古朴而幽静，宛若一位娴静的大家闺秀，是热闹长沙城里一方静隅。

古巷小店林立。T Ae 来信、缓缓归、初禾、见山、礼禧、留白、濮园、佛里灯、不过、杉树下……像一个个安安静静的旧友。不喧哗、不吆喝，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连时光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各式小店店名雅致清新，韵味十足。门前装饰看似简约，却藏着几分浪漫与可爱。几只盆景、几片新叶、几根枝条稍加点缀，便已别开生面，细处藏巧思，温暖如约而至，让人驻足不舍离去。行至佛里灯——一家售卖旧唱片的小店前，便再也挪不动脚步。尤其是小店门口石槽里的几条斑马鱼，红鳞翠尾，在绿萍间自在游弋，模样格外可爱。看着看着，你的烦恼和焦虑瞬间被治愈。这般的惬意，让人不由得心生羡慕。西园北里20号梧桐树下，一家“不过”的小店吸引了我。不过什么？想来小店老板是想告诉南来北往的游客，生活不过是一盏清茶、一份甜品，简单即好。简单的店名，深刻的道理。单是冲着这个店名，便足以让往来游客想进去体验一番。西园北里游人不多，比起太平街、潮宗街的热闹，这里更适合静心拍照、慵懒发呆。拖着行李箱、手提装

“松雅湖的水杉红了，明天周末天气好，我们相约去打卡。”诗友群的一声吆喝，我便怦然心动，直奔松雅湖。

眼前的水杉林，像打开了调色板，层层叠叠的红叶与碧绿的湖水、湛蓝的天空，形成红、绿、蓝三色交织的油画，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苍茫中的热烈。特别是那笔直的树干倒映在湖面，形成对称的美学构图，难怪网友称此处的水杉林为“长沙小北欧”。

徜徉在水杉林中，林子里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香气，那是水杉清冽的气息，混合着泥土与湖水的味道。深吸一口气，这气息便沁入心脾，使人神清气爽。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光影也是红色的，与落叶融为一体。

三五成群的人在这里游玩、拍照或骑行，感受冬日的宁静与温暖。湖水映出我们欢乐的倒影，水杉林也仿佛在镜中练习倒立。每根枝条都举着褪色的火焰，告诉我火焰上有故乡版的未写完的信笺，季风翻动时，簌簌抖落锈红的标点。

水杉林的意境美，让我心底有一扇窗，开向了儿时浏阳河畔的滩涂上，临水而居的小村庄里，那排排笔直的水杉，叶子在寒风中渐渐由青转红，最终如火如荼。远远望去，那是一片燃烧的火焰，整个河滩被它们映红，这个季节，水杉林便成了我们的乐园。

儿时的我们，常与几个玩伴在这林间嬉戏、躲猫猫，树干粗壮的水杉林，恰好能遮住藏身树后的小小身影。我们贴着树皮，虽有些粗糙，还有些刺手，却带有一种奇异的木香。躲藏的人屏声静气，寻找的人东张西望，忽然一声“找到啦”，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地飞向天空，搅动林间的寂静。

玩累了，我们席地而坐，围着一个圈唱起歌来，“丢手巾，丢手巾……”歌声里，那很轻很轻的水杉叶子，簌簌地掉落，它们飘落时打着旋儿，像无数小

西园北里慢生活

谭纯武

长沙河西乌山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好地方，这里是我的故乡。故乡生产的不少年货，比如河西粉丝等，曾作为难得的土特产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端上过长沙城千家万户的餐桌，说起哪些名字，相信好多“老长沙”都不会陌生。

从前每到这个季节，当乌山的橘林红完之后，当那又苦又涩没人摘的“臭皮柑”熟透又掉落到地上，乡亲们便忙碌起来了。年来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备年货。所谓“备”，除了一些极少数自己生产不了的“高端”糕点糖果要去城里采备之外，绝大多数的年货，其实都是自制的。毕竟，数千年的传统一贯如此，再则那个时候大家口袋里也并没有多余的银两。好在富饶而慷慨的乌山提供了人们过年所需的一切，前提是你必须足够勤奋，这对早已将“勤劳”二字刻入基因的父亲们来说，并不是难事。

年货飘香寄乡愁

朱净波

农闲时的男人们在外面赚体力钱，置办年货则是女人的天下了。特别是制作各种腌菜及香甜可口的“副食品”，更是她们大显身手的项目。可以说，整个腊月处处是她们的“秀场”。特别是那些新过门的媳妇们，谁家媳妇心灵手巧，谁家媳妇贤惠勤劳，谁家的婆媳关系和谐，皆在这短短一个月左右见真章。经过张家李家王家几场交错拜年后的检验，出了正月，“最佳儿媳”便会在左邻右舍的“大众评选”下分出高下。这是哪个女人们都不敢随意怠慢这个季节。至于那些新媳妇，不会也不要紧，只要嘴巧情商高，婆婆自然是乐意带徒弟的，而且甘于躲在幕后“传帮带”，在别人对她儿一遍遍的夸赞声中眉开眼笑。

山区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有风景林，那些没长树的地头便打理成了菜园。肥沃的山土，能长出壮如胳膊的萝卜、红薯，也能结出回味无穷的柑橘、板栗。于是这些就成了过年的主打年货。柑橘和板栗容易处理，采摘下来贮存即可。但那萝卜和红薯的深加工制作就可以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来形容了。

雪白的大萝卜从土里挖出来，用清水的山泉洗净，切成条或片晾晒成萝卜干，或直接放入陶瓷菜坛发酵成酸萝卜。看似简单的工艺，风味都各有不同，这便是女人们各自的绝活。过年时，在满桌的大鱼大肉中，无论是配以大蒜叶爆炒或直接生吃，都是解腻和下饭的“神器”。至于红薯，学问更大。上学的路上，听到哪家有柴油机“突突突”响了起来，就知道这家在“打红薯”了。将红薯用机器打碎后，用一块干净的大床单包好，悬在大水缸之上，过滤出来浆汁在水中慢慢沉淀，便能得到洁白的生薯粉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就是认真收听天气预报，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烫薯粉了。到了这天，女人们一清早便忙碌开来，把洁白的薯粉用清水稀成浆，均匀淋在薄薄圆形的浅铝盆之上，放在大锅中烧得滚烫的开水之中，短短数秒后出锅，用竹签沿铝盆边缘划一个圈，倒置于早已备好的竹篱之上，一张晶莹剔透的红薯粉便横空出世了。嘴馋的孩子，总要缠着妈妈弄两张刚烫出的红薯粉，拌上白糖，趁热吃，糯糯甜甜。然后切条切块，全凭个人处置，切成条是长沙名菜红薯粉丝，加上白糖或陈皮，烫出的切块用油炸好端上桌，就是招待客人用的甜点“薯糕”。也有直接将红薯洗净煮熟再切片晾干的，然后用砂子炒熟，那就是“红薯片”，也是接待客人的，这个现在算是生态食品，但那时孩子们大多不爱，不小心被没弄净的砂子噎牙不说，味道也是原汁原味，我们只关心那些从城里买回的自家生产不出来的糖果糕点。

直到拉网捕鱼、杀过年猪，男人总算派得上用场了。这一天肯定是鱼、肉馆饱，而其中的各种猪杂混煮的“杀猪菜”更是新鲜可口，配以自酿的谷酒，让男人们一个个满面红光。赠完左邻右舍，割下吃团年饭和接待贵客的“猪肘子”，整条猪整网鱼剩下的都熏制起来，用上等果木屑或粗糠熏制好，便是熏得金灿灿、香喷喷，让人一想起就馋得流口水的家乡腊鱼腊肉。

山里的年货还有很多，比如笋干、酸菜、西粉丝等，但那早在腊月之前就做好了，这些，都是我们至今都心心念念最爱吃的东西。只是而今故乡与城市一路之隔，年轻的媳妇们都在城里上班，婆婆们制“年货”的绝技在这里几近失传，几乎可以申报“非遗”了，但仍有不少倔强的婆婆们在顽强地坚守阵地，苦苦地等待有人来传承她们的绝活。

我是家里“老满”，虽然一直在外工作，但托一辈子与人为善的老父老母的福，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们十分看得我重，每次回老家，总有姑姑婶婶送我自家养的鸡鸭，我一般都会极力推掉，毕竟对老人们来说也算一笔不小财产，给钱买他们又不要钱了，换点萝卜条、红薯粉、酸菜之类的吧。”他们才会勉强同意，而我的内心，是真的比收了鸡鸭还高兴。鸡鸭好买到，但这些难再寻觅了啊，特别是这里面包含的沉甸甸的乡情与乡愁！

万家灯火

杨杉供图

